敬事草

敬事草卷十九目録

請宥御史曹學程揭帖
乞休引年疏
冊疏辨白瑜王士騏事
備陳病苦疏
人言可思疏
謝遣中官齎受捧　聖諭到寓疏
賀上　聖母徽號揭帖
病篤難瘳疏

老病餘生萬無留理疏
直陳危苦至情疏
久病尸官疏
揭帖
病篤情危疏
哀懇 聖慈疏
釁深病篤疏
七十一懇疏
修實政放朽臣疏

七十三懇疏
七十四懇疏
七十五懇疏
聞言增懼疏
七十七懇疏
七十八懇疏
無端汚衊萬死難甘疏
人言踵至疏
瀝血鳴寃疏

得旨回籍謝恩疏
餘忠疏
又疏草附
歸家謝㮕疏
辭甘鎮加恩疏二

敬事草卷十九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請宥御史曹學程揭帖

三臣題臣等竊惟 皇上十餘年来日為海內憂勞而尤為寧夏朝鮮播州雲貴兩廣等處用兵憂勞天祐國家有亂輙平真乃 聖謨獨運 皇威遠揚文武將吏用命之效然其間蔓延波及或死或黜或繫或戍或及妻孥未蒙恩澤者不無其人茲者詔書軫念加之宥䘏以昭浩蕩

之恩尤足以還元氣召太和也昨刑部奉詔為
犯官曹學程請命臣等敢以一言贊成惟 聖
明俯納切惟學程之禁十年於茲矣聞其在獄
中悔艾已罪感戴 聖恩甘萬死而不辭每咋
舌而自痛此人人所皆知也臣等每逢秋審之
時為之凜凜惴慄即在廷文武諸臣無不為之
凜凜惴慄非臣等及在廷文武諸臣舉有私于
學程亦非學程能一一而遍懇之然而共加矜
憐豈謂學程盡無罪亦天理人情有所感發而

不能自過也御史雖七品官而立墀頭之前為
天子所特眄嘗許以風聞言事而不追咎其是
非其來久矣乃者一旦不免則顧惜國體者咸
曰煌煌聖朝安可有殺言官之名為御史惜者
又曰此等事豈臣子忍見忍聞諺云兎死狐悲
物亦有情而況於人也抑不獨縉紳為然凡此
都人每遇秋審之時滿街聚觀指而相語曰此
曾御史也有為之下淚者不獨悲之而又有慰
之者曰　聖天子在上必有矜赦之日毋過自

若故學程每每對人泣而人亦為學程泣此亦
何必哉不過為冠裳體面生此一悲愴也間知
學程家事者悲之愈甚學程有母年九十餘而
日夜望其子之歸一訣以死至欲自來即闖而
遠不可來老又不可來尤人子之至痛也且學
程羸瘠如死物鬚毛盡白不能久待餘命洪人
雖悲之莫敢為　皇上言之天威在上誰敢輕
犯今幸有覃恩詔書臣等情既無恐昧死之言
竊謂學程得罪原因朝鮮意為國家自朝鮮湯

平以來既有詔赦矣而不能及辛丑覃恩兩下
詔書矣而又不及今復下詔書矣數經大赦之
後望　皇上姑畧其罪不惜一特恩也矧　聖
主以孝治天下恭上　聖母徽號在邇垂錫類
之仁念及其母子至情又宜寬宥恕霽威顏也
臣等與合朝及都人共祝禱之意不為　皇上
論法但為　皇上論情情有所可憐法有所可
詘事有不可以例拘者惟此一大慶典望　聖
主以天地至仁而原有之萬一尚謂罪不可釋

則乞從末減坐之戍遣恩威莫非至德輕重惟求一生惟　皇上俯察群情而賜之俞允蓋學程直犯龍鱗天下莫不知　皇上尚肯見容則凡天下偶觸法網過誤獲罪者更何人之不宥豈獨解三面之網真乃流天覆之慈天下謂　皇上不難克己弘物一至于此宥一人而千萬人悅正此之謂從此謳歌頌祝續續相望以前怨咨一朝都泯豈非　聖明至美之事臣等不勝顒望稽顙之至　正月十九日上

乞休引年疏

奏為報國多慚引年宜亟懇乞聖慈俯容休致以全終始事臣惟萬物之理無有春而不秋夏而不冬者自古人臣七十致仕具載典章在朝廷為體下之仁在臣子為自諒之智明分誼重政幾況老病難支久宜罷免如臣者乎臣禀氣最薄與疾為生終年藥餌參半飲食自隆慶二年偶叨一第竊祿三十九年中間供事講筵者十有三年供事內閣者又十有三年一生閱

歷皆在日月之旁仰惕威嚴俯深憂灼但圖竭蹶何論精神是以暗欒明銷不可具述歷懇閒退誠自知其鞭策之不可復施也今年已七十例該休致首揆重荷豈得久叨昨被人言幾成虀粉 聖主在上委曲保持臣每念此不勝感涕正以才本庸虛身又老病血氣衰耗心思昏塞今 聖政一新四海歌頌雖手足抃舞樂覩德化之成而病已沉綿有難復起譬如百卉方生而靡草先死亦臣祿命之已盡耳呼天號地

誰與憐恤不得不涕泣祈禱于 君父之前昨
十二月二十二日具瀝此情懇請辭俸未蒙省
發敢因引年明例准容致仕庶全臣道之終始
不至折㫖覆餗辱命殞身以為國羞 正月二十一日上二十五日奉
聖旨卿忠誠練達燮理功高精力有餘正堪繁鉅
何可循例引年復堅前請且朕尊上 聖母徽號
稱大禮在邇輔弼首臣尤宜率先百僚聿成盛典
便可仰遵屢旨亟出贊襄以副朕惓惓注望之意

慎毋再陳吏部知道

再疏辨白瑜王士麒事

奏為久病宜斥聞言省疚懇乞 聖明早賜乾斷全臣晚節事臣自揣至愚素無榮望伏蒙不世恩遭寄以政本非不欲勉策疲駑以報萬一而疾疢侵凌衰年益甚自舊夏以至今春痰火纏綿頭目眩暈腸胃秘結飲食不進又左臂麻木不能屈伸背心發消如火燋灼逢寒畏寒逢熱畏熱醫不能定一人藥不能主一方終日佃僂委化待盡仰荷 聖恩見寬不加譴責屢勤

使命促出供事計伏枕以來入閱月矣調理絕
無一效而病勢日有增加非惟不能趨閣辦事
至如極大典禮　聖母萬壽聖節冬至令節元
旦令節元孫誕生慶典須詔天下臣皆不能扶
掖赴闕少伸舞蹈之忱今恭上　聖母徽號在
邇須詔又在邇惟有中熱而兩足已廢不能發
跬步矣正月二十一日引年及期援例懇乞又
奉　旨未俞　皇上過憐臣臣亦未嘗不自憐
而天不憐臣誠有所限也且臣被人刺螫幾無

完膚言者猶以隱語相加罪戾餘生何宜復辨
既有指名得無一言自瑜之謫出自中旨其時
臣有揭帖申救必在御前即瑜未嘗有一語疑
臣而條言誹洩至此泫然不知所謂瑜見在京
可質問也王士麒臣之門生也豈不欲厚而故
擠之乎事發於御史康丕揚丕揚嘗論臣者非
阿臣者不可謂臣意也至其為民則再三奉
上命出嚴旨而士麒亦自謂得此厚幸非臣擠
之又明甚臣無負于士麒也今萬方嗷嗷誰非

臣罪而獨以二事責臣亦厚矣然不罷退終不足以少贖臣罪而慰天下之心伏乞　皇上察臣情實危苦病實顛連早賜允歸苟全終始無任哀泣之至　正月二十六日上　二十九日奉

聖旨朕以大禮將行趣卿早出以成盛典望之甚殷何又續有此奏卿調理多時病且良已至於台瑜王士麒之去各有所為昭昭在人耳目與卿何干卿宜以國事為重勿介浮言益堅去志便遵前旨速出贊理毋負朕始終倚毗之意吏部知道欽此

備陳病苦疏

奏為備陳病苦真情仰懇放還事臣于正月間

奏為報國多慚引年宜亟懇乞　聖慈俯容致

休事隨又奏為久病宜斥聞言省疚懇乞　聖

明早賜乾斷事俱奉　旨未允五年乞去章無

慮數十上矣以至愚不肖多罪戾之餘生而

皇上過眷過留委任隆重開諭至切昭雪甚明

百身萬死莫能報稱顧自見極明自量極審更

無補報之期惟去可以明志伏誦　明旨謂臣

精力有餘似謂猶愛其餘而不為國家用者臣自戊戌以來獨直五年左右前後絕無可語風雷霜雪一不敢避自分九死橫分持赤心以報主恩不敢自愛也自今而言則毛骨猶聳蓋向也精力尚存恃愚忠而妄任今也精力盡竭一追思而輒驚任愈久而心愈碎疾愈深而膽愈破時命乖謬動逢凶咎欲如向者之所為不可得矣榮枯生落各惟其時人能與造化爭乎加之家難頻仍情事迫逼魂夢紛擾涕淚淋漓鐵

石為人亦當銷隕蒲柳深秋桑榆大暮益難堪此
皇上尊上 聖母徽號正臣子快覩 天顏歡
承慶典之日違奉既久拜辭不遑心馳闕廷萬
分中熱然與其顛越班行以為百執事羞而再
辱柱下惠文之章則寧輸瀝苦情早賜罷免伏
望 皇上始終矜臣聽其歸老以釋重負生不
能效犬馬之勞死亦圖蛇雀之報二月初二日上初五日奉
聖旨卿昨引年乞休已曾奉旨勉留大禮在邇尚
須時下即出副朕惓惓之意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人言可思疏

奏為求去當亟人言可思仰望聽臣引身全臣晚節事臣聞古人出處三讓而進如此其緩禮也一辭而退如此其急義也乃今而知進欲緩退欲急非惟禮義當然抑亦見幾之智也臣之宜去數窮理極臣之求去情迫詞危而猶未一俞 皇上之譏愛非臣之所宜自處也昨見御史蕭淳揭帖臣深感其相成之雅能言臣之所欲言臣待此甚急而 皇上視此益緩舉家徬

徨至于痛哭無所聊賴之甚矣昔申時行王錫爵之賢人之譏刺者猶不遺餘力終無以安其身故王家屏寧抗　皇上之威嚴而拂衣以去不能濡忍以受騰沸之口人言之可畏甚于天威之可畏臣無三臣之賢而集有三臣之苦有不可不避之鋸鋒無再可銷之朽骨伏懇　皇上俯垂矜憫以允三臣之去者允臣一去早放一刻免臣一刻之災官九遷不足為榮恩九賜不足為重 二月初五日上初十日奉

聖旨卿屢疏乞歸朕再四勉留君臣大義已自分明何為又有此奏非朕所望宜即出贊襄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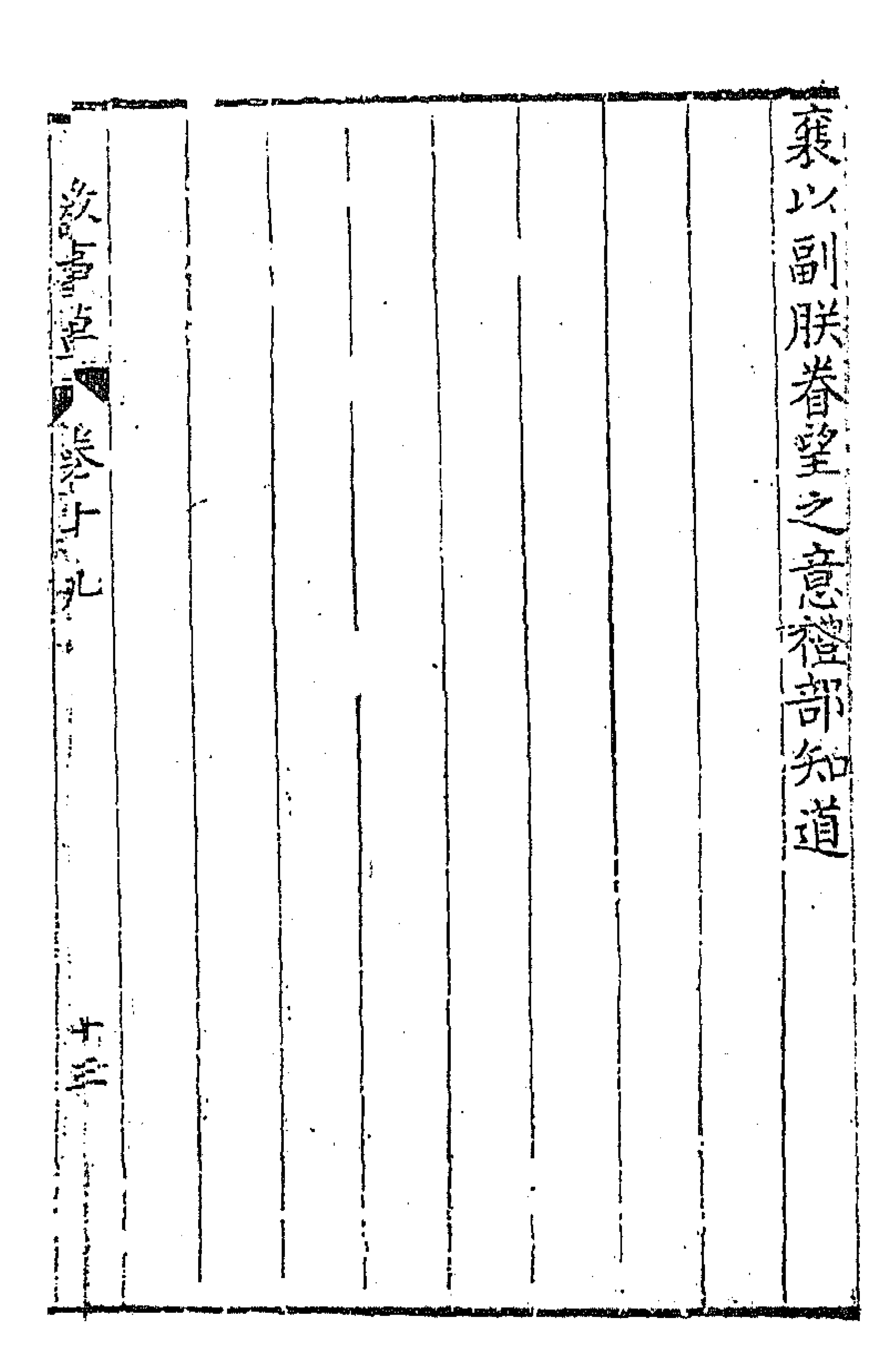
謝遣中官盧受捧 聖諭到寓疏

奏為謝恩事臣乞身在寓蒙 欽遣文書官盧受齎捧 聖諭諭元輔朕尊上 聖母徽稱大典在卿為元輔宜率百官行禮恭祝 萬壽庶全君臣大義且卿眷委年深任勞任怨朕所鑒知豈可執浮言引身求去卿心何安宜即出贊襄以副朕惓惓佇望至意特諭卿知欽此到臣私寓開讀臣伏枕叩頭令臣男尚寶司司丞沈泰鴻代臣就香案前望闕謝恩訖恭遇 皇上

躬舉大禮尊上 聖母徽號千載一時從來希有臣忝首揆誠宜躬詣闕庭快瞻盛美況蒙特遣近臣下臨宣諭凡有人心孰不思奮豈容更有遷延但臣四體委實難支恐致失儀不敢復出感戴天恩真萬萬倍于常情自知報答不盡世世生生願為犬馬也所奉 聖諭臣謹什襲尊藏以為鎮家之寶臣無任感激深切之至月二

初十日上
十二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善加調攝早出贊



褒以副朕眷望之意禮部知道

賀上　聖母徽號揭帖

題恭惟　皇上德厚皇彝孝鍾天性所以尊養
聖母順志承歡者無所不備玆復以元孫蔦生
崇加徽號躬御殿廷祇奉冊寶天日熙和神人
協慶百官萬姓靡不欣欣有聞九有彌多喜色
光天盛事動地歡聲臣猥以在告不獲隨侍班
行同伸嵩祝下情不勝踴躍抃舞之至謹具稱
賀以聞　二月十二日上

病篤難瘳疏

奏為病篤難瘳終負恩眷望乞 聖慈矜憐即賜退休事臣老病妨誤乞休乞假之章屢上而恩諭輒下昨又蒙遣文書官特捧 聖諭促臣即出以恭承 聖母徽號大典且憫臣任怨任勞不宜以人言求去 聖眷殷惓天語諄切父毋愛憐不能逾此臣伏枕叩謝不覺失聲號慟誠念受眷極深既難堅執求去而又念嬰病已篤無以仰慰 聖心去住兩難進退維谷當即

回奏敘謝不料數日以來病不減而加甚春肝鬱火欲發不發耳目都無見聞心思益以憒亂撫躬悲歎不能爲今生犬馬止可作來世蛇雀矣功名富貴盡同浮雲利害毀譽都付身外惟親墓未修尚懷耿耿得一覩丘隴即死不恨臣以老病則宜致仕以罪戾則宜削籍以省墓則可予告惟　皇上早賜一命此恩視留恩更大天地不足比高厚江海不足比寬廣也臣無任泣血哀苦披陳仰望之至　二月十八日上

老病餘生萬無留理疏

奏爲老病餘生萬無留理懇乞　聖慈亟賜放還事臣于十八日又具疏請去祗候　俞音未蒙批發臣今命如朝露氣急聲嘶敢此復瀆幸哀憐之　皇上愛臣太過留臣太殷臣福薄運窮擔載不起膏肓深錮適增罪尤惟　皇上賜之休罷雨露臣者至深覆幬臣者至大也昨見給事中王元翰論臣之疏析義至精辨理極密字字足爲臣助請行行足爲上贊决臣不勝心

感不勝忻喜智竭昏迷多言多過但其不意急
求一去仰望　皇上畧其詞而憐其意衰臣醉
生夢死之人無益有損縱因鹿于山林放窮魚
于大壑舉家合掌頂戴不盡二月二十
一日上

直陳危苦至情疏

奏為直陳危苦至情早乞　天恩賜骸歸里事

臣以病極難强自去冬固求休免恭遇元孫誕

生大典肇舉未敢數陳正月以来節假日多比

遇嶶稱詔發又未敢瀆今國家慶祥駢會悉已

告成　皇上德政俱新海宇歡誦伏乞少垂睿

思放臣歸休臣衰病日篤委實難起心神恍惚

都無想念只一親墓未修寸草猶在消息盈虛

四時有自然之序人力無能如何　皇上即留

臣而天命不留亦不能强也臣戰戰慄慄怯于
修詞似亦不必再以煩詞上瀆惟　皇上俯念
臣千苦萬苦之情亟賜一允俾之生入里門歸
正丘首臣無任悲酸禱祈瞭望之至二月二十七日上

久病尸官疏

奏為久病尸官沉痼難起懇乞聖恩早放以飭新政事臣奉職無狀自壬寅来無歲不引去所上奏揭有六十六懇矣煩瀆聖聰即臣亦自厭之而况至尊乎頃日連上三疏俱未蒙發臣非不欲再效尺寸顧衰憊無比氣息奄奄不能一日茍容皇上靜攝深宮朝講久廢臣等寥寥數人又卧私室曹署空虗君臣宴安脫有叵測雖寸斬臣何益皇上宜决奮乾綱一

肅群吏當去者去當留者留當補者補始可震耀觀聽如臣冒忝合膺首黜不敢覬求寬典累新政也臣罪戾當罷斥老病宜致仕惟復哀憐其情事未伸或賜一假謹束身負鑕以請臣不勝涕泣懇禱之至三月初四日上

揭帖

題臣仰荷　皇上隆恩天高地厚　皇上留臣數四而臣求去益堅豈戀主之心不若犬馬念臣釁深力竭理極勢窮斷斷不可復留亦斷斷不能復留泣俟　俞音以刻為歲去冬具疏辭俸雖未嘗允發然曠職經時萬難素食入春以来一切常俸柴薪廩餼俱不敢受閣中文書雖尚列臣名然是相沿舊規旬月以来一切奏題票擬俱不預聞輾轉呻吟僅存喘息形如朽木

氣同死灰　皇上縱欲留臣不過人世一枯骸
明廷一剩物豈徒無益為累滋多萬苦千悲總
欠一去非　皇上憐許誰其憐之臣之狼狽命
懸絲髮　皇上未忍迫臣以死宜早放一歸臣
生死去就於國家僅如蟣蠓也倘垂念舊物未
便捐棄亦乞省墓一假歸田　聖明曲體人情
但祈早決耳臣無任痛哭懇禱之至三月初四日上

病篤情危疏

奏為病篤情危懇望　天恩早賜放免事臣累疏陳懇乞求退身　聖恩至弘未蒙矜允然臣桑榆景晚不可回光犬馬病深難以療藥未遂投閒之請日增妨誤之憂今攀想都盡情思凄慘但得一歸以正丘首不敢以重複多言瀆千聖聽寥寂短章意則悲切惟　聖慈哀憐之臣不勝戰兢涕泣之至三月十二日上

哀懇　聖慈疏

奏為哀懇　聖慈俯憐決去病臣早賜裁允事
臣之求去自二月十八日至今三月十二日連
上五疏一揭不蒙省發臣雖至愚豈不畏威豈
不感恩何宜憒然蠢然觸突無已竊自揆量萬
難再留骨肉並銷涕淚俱盡狼狽情狀舉朝共
知草疏乞歸六十九懇矣伸紙吮筆詞語亦窮
然胸中鬱勃而口中囁嚅不敢有言不能不言
也頃者雲南一事淌朝方奔走祈請而　皇上

一言立斷臣雖病憒之中不覺躍起使　皇上英斷每事如此允臣一去亦復何難庶政立見改觀群寮誰不悚息螻蟻微臣亦何必經歲杜門抱向隅之泣也臣今氣如游絲忽斷忽續支體僅具而營衛脉理無不敗絕滅燈之燄豈能久延回頭而望生門甚難順途而入死地甚易譬之折翼敗毳不飲不啄投之深林未必能活而閉以密樊縻以華纓主人以為恩此鳥以為苦必無長幸祗速死耳臣一去之外更無餘望

久臣之去即是隘千懇萬懇惟在早決臣不足
惜毋貽國羞臣無任痛哭懇祈之至三月二十日上

釁深病篤疏

奏為釁深病篤虛忝恩私一月四請懇求罷免以除朝籍事臣之乞骸前月內具有三疏一揭今復拜疏計七十懇矣日夜涕泣惟冀一俞忝居首列與任一事一職者不同尚係朝籍辱國良多不但一身而已每草一疏心如烈火通身內外無不焦灼豈不欲少自寧息靜聽處分而得罪愈深不可救解臣不勝急而 皇上視之與等閒無異非視臣事太緩乃視國事太緩也

謂臣當去而牀簀顧望晷刻捱延是何不揣無恥之甚安有不揣無恥之人而尚可稱百揆之首者乎政體虧負已極真明時一怪物必不可復留國家用人乃取實用無用宜去更何持疑

伏望　皇上俯從人心以慰天下之公俯從臣心以慰一物之私省發罷歸縱不能報國可不甚辱國　四月初二日上　初七日奉

聖旨今國家多事卿為元輔正宜極力擔當如何日久不出非朕所望宜即勉強入閣贊理毋辜朕

心吏部知道

七十一懇疏

奏為牢疾纏身萬難再起七十一懇仰祈放歸田里事本月初二日臣奏為釁深病篤虔忝恩私一月四請懇求罷免以除朝籍奉 旨不俞無死之人氣急聲嘶欲敘感激而詞不能達非負恩也臣耳聾目暗齒髮俱盡不復成人入春以來脾肺盡傷四肢拘攣又加一痰迷之疾已成牢固之症僅餘游絲未斷無醫可療遷延不去千負萬負臣惟今日國家誠為多事竭力擔

當臣子分也竭力必資精力而臣力不能呼吸適成擔誤 皇上如以國家為念必宜振奮乾綱大加整頓不宜留羸敗之臣塵填朝籍自昔首臣休致者甚多即近如申時行王錫爵王家屏俱蒙 聖恩允去惟趙志皐溘亡京邸使人悲酸臣今若不自懇 皇上何由而憐伏乞聖斷迅發允臣休退免令後人復以悲志皐者悲臣臣不勝哀涕凝盼之至 四月初七日上

修實政放朽臣疏

奏為修實政放朽臣以圖維大計事臣猥以薄劣忝竊首揆贊襄無功斡旋無術天下日就危殆罪皆在臣切思忠臣愛君死猶尸諫遂婦出門猶頻回首雖旦晚去國尚存喘息安能已于一言夫政貴行仁事在徵實若以虛詞當實惠以詔旨為戲言無論人心皇惑即宗社大計將焉賴之昨歲宮闈太慶臣在危病之中不覺喜躍恭草二詔以上中所條列仰模 皇上維新

德意不謂　御筆勾去數條未盡海內之望又豈謂今日即詔內之事尚未舉行也況詔外之事乎在閣二臣對臣洒泣揭帖之外無計可施皇上宜自念宗社生靈之重為憂勤振刷之圖何待臣下諄諄也若臣則血氣已耗形神久離新政行則臣含咲入地不行則含恨入地終無神醫靈藥起死回生以效尺寸之報七十五懇盡出血誠乞賜衰殘羸軀乃新政中第一善政其餘更望次第舉行天下猶可為也臣無任痛

哭流涕叩頭哀懇之至四月十二日上

七十三懇疏

奏為病苦日劇祈天力窮七十三懇乞恩罷免以光新政事臣積病積苦困頓牀蓐今已一載有加無瘳罪又瀆陳恭候　明旨將謂生還有日不意尚蒙誤留不勝感慟蓋悶絕良久而始蘇也竊念臣之一身自頂至踵孰非　皇上覆載生成之賜寧不欲須臾忍死靜聽處分顧臣今日命如游絲神思沉迷魂魄顛倒眼光浮動若有若無惟耳亦然但聞人聲不辨人語百節

疼痛焦灼如熬旬日之間齒落幾盡不過一朽骨枯骸無復比于人數矣　皇上亦知臣萬難再起不過羈縻時日視同贅疣耳獨不念朝常不可重損國體不宜久辱乎臣于往年亦曾告病然何敢如今之瀆正為其時筋力猶可勉強令則不然一身猶厭其多久留徒滋罪戾不敢復冀致仕亦不敢復求予假第賜骸骨放還田里一字一血絕無虛飾伏乞乾斷俯從臣請臣苟活一日銜感一日無任籲祝涕泣之至

七十四懇疏

奏為七十四懇祈恩賜骸以明人臣分義事臣屢疏乞罷仰干　宸聰每草一疏輒增一病豈好為多事誠以尸居彌久罪戾彌深不能已於瀆請也近日恭遇　徽號禮成兩賚內閣尚及于臣且循舊例視在直二臣有加臣萬分踧踖至於節時賞賚亦復相及誠欲控辭尊賜而不敢每拜一賜踧蹐汗浹無地以自容也即閣中公題尚列臣名尤涉欺罔所當改正總因臣控

請不虔朝籍猶在是以名不正言不順旦暮入地之人豈宜復增多戾跋前躓後狼狽已極惟有一去庶可稍贖耳令甲病滿三月者放田原籍近制病真者不必三月堂官即與題放今臣患病乃滿一年無人不知當去而無人為臣代題若謂臣猶可留則是臣之七十四懇乃七十四欺也何可傳聞于天下後世臣無他長獨此小心敬畏一念自揞決不敢欺伏乞　皇上矜憫愚誠早發乾斷賜臣骸骨使臣免顧望曠誤

之誅無任衰號流涕之至（五月初六日上）

此疏時揭帖到閣歸德大發怒謂閣中公題尚列臣名尤涉欺罔所當改正嫌于說他欺罔耳面叱小价至于淚下小价言本已投入不能取也求人之深如此

七十五懇疏

奏為病淹經年辱國已甚懇祈 宸斷早放還山事臣乞身之章凡七十五上矣從來未去未有如臣疏之多自非陰陽之患難居豈忍煩瀆至此 皇天后土實所鑒憐何期 聖慈未即矜允頃為去年玉牒進呈河州大捷又為永思王寢冊寶旌因臣名籍尚存欽賞銀兩表裏三及于臣此尤不安之甚臣有罪無功既負恩矣久病偷閒死在旦夕而猶以羈縻之蹤屢歷駢

菑之賜是負恩之中又負恩也隆恩自天無福消受恩亦是苦官如羈靮無路觧脫官亦是苦身同桎梏百病煎熬身亦是苦入夏以来心火炎熾幾欲狂顛閑置旅舍生意都絶 皇上不即釋放不過日憔月悴一旦溘死爲異鄉游鬼而已縱未即死而心已不能謀政身已不能造朝經歲歷時偃卧呻吟挂名仕版爲丞弼首國事墮壞由臣闒體玷損由臣豈不仰累 聖政爲古今一罪案乎 皇上容臣如天地之容材

物有罪不加譴呵無用不即吐棄臣豈不感但容之太過害生于恩必將大麗於法而反至於不得容何如鑒其病苦早賜便閒此容更為尤大也殘喘如絲懸于 皇上伏望 皇上超拔而生全之比之蕃庶晉錫萬萬有加矣臣無任號泣待命之至 五月十九日上

聞言增懼疏

奏為聞言增懼請乞亟圖治幾以保大業早放罷臣以息流言事臣之求去已經七十五疏病篤至此豈能久生延生猶幸豈能復出臣身已矣如國家何頃見邸報鳳陽巡撫都御史李三才一本為極陳國家治亂大關懇乞 聖明省覽收拾事內言恩詔既布旋復中厄道路所傳其說有二一謂前日新政原非 上意不過一時喜心旋開旋蔽三才之論誠 皇上所宜聽

覽而深思者一謂臣一貫恐沈鯉朱賡逼己之位既忌其每有諫說形己之短又恥其事不由己欲壞其成賄買左右百計相傾或冷言熱語以惑 聖聰或借秦指滇以激 聖怒遂致一應好事俱不得行此一語也即三才不之信必能諒臣臣聞此言寧不驚心而刺骨也臣每被人言輒請 皇上為證心實不安顧事關密勿人所不知而天獨知之不得不求明於 皇上夫新政一行自朝廷以至九邊人人歡慶處處

寧妥如陽春和暢一草一木皆受君賜臣雖退
伏草野臣身臣家臣之子孫臣之宗族親友實
咸利賴心非倒生獨不願太平乎方今之時合
天下士大夫群口群力以挽氣運之衰感　至
尊之心猶恐不逮而可更離氣類增多隙端負
而又負臣豈無鬚眉面目乎臣幸遇　皇上之
知何待左右之助　皇上御下甚嚴非寄聽于
左右之主冷言熱語以惑　聖聰者何詞借秦
指滇以激　聖怒者何事其有其無難逃睿察

皇上屢命臣出二輔亦勸臣出臣自以病求去
或留或去判然兩途何嫌于逼何忌于形而壞
其成臣不能成冝望二輔之成成則目前可以
稍寬身後亦免餘責臣利甚大終不成則罪終
不可釋而國家之大命隨之臣禍甚大臣何忌
二輔之成也流言止于智者冝三才末之信抑
或有小人鼓扇其間以甚臣罪亦不可知則剖
心自明臣何容已臣自戊戌獨直屢疏乞增閣
僚蒙簡二臣喜極欲舞蓋臣在翰林時仰止二

輔自謂不如深慶國家得人而　亦幸已有所請
益也數年以来此羨彼調心心　相照即今可以
求去正恃二輔在閣而道路之　言似此掩臣素
心離臣素交臣竊自傷其德薄　不能感動人至
此　皇天后土　九廟神靈實　鑒臨臣臣若一
毫忌二輔阻新政之心雷霆下　擊臣死不恨臣
自入春以来政事不預俸給不支書揭不收交
游不接門外若天涯此身如夢中而猶不免于
人之疑則無他焉總因新政未行故耳總因臣

身未去故耳然求去而瀆聽如臣古今所未有也求去而增口如臣古今又未有也臣是以仰天哀號而祈　皇上少加矜憐賜一俞命也舊年宮闈大慶禮宜頒詔其時臣未謝事恭草二詔偕二輔一一詳定以進此乃臣等仰窺德意之浩蕩如天浸漬如海乘此機遘而一對揚之隨蒙　嘉納批寫發行內　御筆增減者甚多何者不出于　上意第因　皇上每事濡遲近於吝惜道路之口遂謂無意求治　皇上之

心不白而臣等之心益昧矣今日所祈惟皇
上設誠力行見諸事實使天下闗其議天之口
而轉爲頌天之謡二輔雍容于廟廊臣亦歌謳
于耕鑿以畢一時同心體國之誼豈不至盛至
盛偉事歟幸勿久留此而不發失天下心也臣
之立朝最爲孤立未嘗求天下士大夫之助豈
求左右之助流言之意只爲　皇上留臣而不
放群臣彈之又不放所以日深一日臣愚不識
皇上不放臣出于何意必宜早加　聖斷一允

臣去方今之時臣不但為人所棄抑病實深為

天所棄萬萬無再留之理今七十六懇矣伏乞

早放孤臣觧臣宪業臣無任哀泣徬徨禱祈號

呼之至 五月二十七日上 六月初四日奉

聖旨宮闈大慶詔草皆出卿手豈有忌二輔阻新政之理且朕前誰敢進言昨已有御旨說明了卿不必再辯一應詔條正在次第舉行豈遂中尼卿以疾篤求去朕已洞悉時下且宜靜攝以俟後命

吏部知道

七十七懇疏

奏為聞命驚惶彌增病困七十七懇仰祈天心開照早放還山事臣聞舟車不行全侶相詬薪米不續一室偏謫事固有相左而相成者昨總漕都御史李三才之疏皇上何督之深而加之罰也臣聞之驚惶無措臣經歲杜門請告未允人之流言何所不有三才以聞于上特借此以贊新政之行令新政未行而遽加顯罰病戾餘生又不得去從此以後臣被言當愈多而獲

罪當愈甚矣此臣之所以聞命而隕越也惟臣
之疏　皇上洞悉篤疾諭以靜俟後命臣舉家
大小如死中更生而望就途之有日臣數日以
来病乃少甦始知人耳是用焚香對天百叩百
稽齋潔肅虔復為瀆請伏乞　聖慈弘開天綱
縱放羈囚使臣猶得苟延餘喘不增多戾則臣
有辭于天下而天下信　皇上雄斷迅發前旨
不虛矣臣無任涕泗徬徨哀祈懇禱之至六月初六
日
上

七十八懇疏

奏為七十八懇仰祈信前旨放病臣以全終始事臣老疾危篤當去無疑昨蒙皇上哀憐令臣恭俟後命且念及前輔趙志皐引以為喻臣不勝感泣即今時事甚多與志皐之時不同往者皇上不聽志皐之去終殞都下聖心惻然為之矜憐今豈復使臣為志皐之續伏想至仁必所不忍臣此兩月病委愈重旦夕難支惟恐溘先朝露以至損辱國體聖世進退大臣

以禮留臣不但累臣而又累及他人臣實惜之早放還山臣得死所而朝廷寧帖伏乞聖心加憐無忘前旨即賜允退全臣晚節臣無任戰兢哀懇之至六月十三日上

無端汚衊萬死難甘疏

奏為無端汙衊萬死難甘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以謝人言勅下查勘以昭公道事臣賦質愚澹本無競心不幸處非其地豈惟侮辱之不免今大患又至矣臣乞去之急更無此比惟 皇上久不放臣人恐死灰復燃而更相溺之不知臣之為灰滅盡已久此冤此苦無從控訴敢請問 皇上所以久留臣者何故祗因久留遂有買結左右忌阻二輔之誣遂有陽為退避陰賣

彌縫之誣屢變其說愈出愈奇昨見邸報有南京御史孫居相条臣姦貪一本臣讀之口噤色勃不覺厥死數四諺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虎豹遠于人群而人爭搏之利其皮也臣之皮猶在宜擊搏者踵至臣之見攻已一歲所百計洗索身無完膚若有姦貪何人不言而待至今日臣亦人也豈無忿恚徒念大臣之道當以忠厚立身休容待物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故隱忍曲受何應脫空駕虛一味誣揑雖在川海豈不騰

溢然臣終不盡言也姑就其疏而辨之凡納賄
者必攬權自臣輔政未嘗參預部院一事終年
累月無人至臣之門納賄何由凡植黨者貪其
助也數年以來人之齮齕臣者何限絕無一人
出一語以助臣植黨何在麻承勳麻承蕙納賄
之事今遍查承蕙並無此名昔年有麻承訓麻
承恩科道以參本兵田樂且下其人于詔獄送
法司矣當時未嘗及臣也今又以移誣臣耶展
轉駕空聆昭明甚麻氏與居相皆山西人也名

尚不真事寧得賞乎楊應龍之誅總督有李化龍巡撫有郭子章又有三省監軍御史司道等官不獨一江鐸在軍中也鐸安能獨以其所積之物越萬里而饋臣破囤之日文武將士有二十餘萬人今見在可質附[illegible][illegible]念陳璘劉綎等功特諭到閣欲行封拜臣以為不可上揭執止使臣嘗受其饋而許其封此時順旨而行最甚便事何為諌止與此事蒙 皇上納諌如流定于容勿未嘗經科道參論也王惟忠大奸賊

拿到之日臣票下詔獄好生打問招成之日復
票嚴旨着法司用心刑鞫詳供重擬今見在詔
獄必不輕恕與臣何親臣何嘗庇自臣入閣以
来並不曾考監生為中書今云受吴汝元之賄
考中上疏旨從中格此何年何月之事既無此
事何得謂臣授意同邑考官果得中式影響何
在也進士項昺鉉考館進呈拆卷之時臣與同
考李戴馮琦等查對殿試卷子筆跡不同臣即
時上揭条退可謂至公該科之条乃在臣条之

後發覺者非該科也昂鉉自請覆試乆之不出
部覆降調臣何私之世豈有受其賄而發其弊
者乎孟宗文總兵廣東有無冒功臣不能知勘
在御史覆在兵部潘大復之陞遷與其辨復有
無與主臣不能知事在吏部其人皆在可以質
對不可以賄汙臣賈應元以侍郎家居臣未嘗
游揚其名彼老于仕途雖至愚人亦不應為臣揩
騙未預廷推尚爾汙臣若曾經推又當何似各
處礦稅内官条隨司房若有臣所用跟隨之人

豈無姓名臣家僮數人悉皆見在沈土習不知
何人既有妻在可一鞫而明矣沈子木家于湖
州於臣為同姓又隔府甚遠不為臣之姻親可
知也指為臣黨者不過嶭郭正域本中語耳同
朝大[illegible]至以賄相汙其云天下章疏有關于
臣者子木匿不以聞不知何人之蹤何不一指
其實也又言朝覲進表考滿官有送門生故吏
有送夫往來交際自古有之臣素不以苞苴自
汙人所共曉且交際與賄賂不同臣不能于人

葬人饋臣何為又言臣子泰鴻歸時用車數百輛臣一室斗大安所貯如許物用車如此用船當稱驛遞中可查而知也且居相臣門生之門主也當為外吏其朝覲行取時饋臣幾何居相不饋尚得此官臣不受賄亦可類見何乃受人指使而遽忘其身所經歷之事乎上有天理中有人心傍有鬼神古稱萋菲貝錦亦須稍依事實加以裝點說小成大何至為此夢語臣一意求去不與人分辨見臣不辨固易為侮當事年

久所任勞怨極多欲加臣罪何患無辭今稅務未罷缺官未補科道未選章奏未通儘足坐臣之罪何必更生枝節一官之為臣累乃至於此求一罷官之難乃至于此一日不去則忌臣嫉臣而魚肉臣者不休　皇上如有意憐臣則幸放臣如欲罪臣亦早正明誅以示天下幸勿久留不決為熙朝日增惟事人急則呼天呼父母臣急極矣　皇天最遠臣呼之亦當聞　皇上孔邇臣呼之猶未聞人之擊臣者既苦臣　皇

上之容臣又苦臣臣何所歸命垂死之人一切
是非毀譽皆身外物忠奸清汙無足較擇惟願
皇上早放臣出國門使朝端早就寧息亦畢臣
報國之意仍乞將居相本勑下各衙門一一查
勘臣罪若真甘受斧鉞如若不真亦昭公道之
不泯此係柄世者之責臣無預矣臣無任驚惶
隕絶痛哭俟命之至 六月二十五日上 七月十六日奉
聖旨卿輔朕多年持廉秉公任怨任勞贊襄籌畫
朕所鑒知公論亦自難泯何須以人言求勘卿求

去之疏至八十上朕心惻然情詞愈懇何忍勉留
准給假回籍調理以明卿昭雪志意着差官護送
馳驛去仍賜路費銀一百兩彩段六表裏卿宜善
攝痊可之日撫按具奏召用該部知道
此係　聖上親手御批七月十六日下又
同日下歸德告老本准致仕賜銀五十兩
綵段二表裏差官護送馳驛去亦出　手
批　聖上最寄紅本發下人始知也

人言踵至疏

奏為人言踵至朽骨難勝懇乞　亟賜罷歸以救危苦仍勅併勘以明顯誣事臣經年乞身

皇上以遂志臯比臣臣之時非志臯之時也志臯不得去猶可醫藥從容以至老死臣則不然外難慘于外感内憤劇于内傷頃刻難居安能待久疏至八十上乃古今希絶之事　皇上何難一放而苦臣至此人臣求做官難求去官易臣之去官獨難因不即去遂日增惡名大可悲

矣昨南道御史孫居相論臣姦貪臣具本略辯
令南科陳嘉訓又有疏至大抵與居相相同除
陳璘江鐸孟宗文賈應元王惟忠等事臣前疏
已具程守訓與王惟忠同一事亦不必再辯其
科道陞遷一節按舊例科道間陞京堂而無九
年考滿者近來多至九年部院議以京堂處之
此亦一時義起臣但依部院所擬耳何機械之
有臣當事任以公事來者宜與接見若指為密
謀坐晝奔走承順必絕人逃世而後可臣無私

黨誰不知之薊遼總督蹇達會推起用乃合朝
公論當時無議何得以賄誣臣萬金之饋自川
江達鄞縣經萬里長途豈無一人指證張似渠
舊為臣府推官離任已久因其與達同鄉而誣
之為通賄實跡安在兵部所掌乃軍機大事用兵
之時尚書田樂蕭大亨豈無商確方將綏靖疆
宇何債帥之能堪而至為分贓之說無復人理
矣考察拾遺例無盡去陳用賓戴燿之留從衆
議也若以此等為賄何事不可橫誣至于家僮

李四蠢然一物僅供奔走何所知識而能致人之賄益令臣愧死暮夜之金古人亦稽知于天地未易與人分辨抑爭名于朝爭利于市臣如貪濁必不固請山林所嗟束身修行至于白首此言何為至于前是以自擿自責而傷厥死之復甦也病廢之人久留長安譬之敗梗枯枝當人門路有妨趨走宜乎指為不祥目為妖孽愈久則愈增其怯矣臣氣息奄奄衰鳴絮聒惟皇上俯賜矜憐拔之苦海遣歸丘隴無任　聖

朝仍乞勅下大小九卿一一從公詳勘定議以
明公道臣無任剖肝瀝血惶悚悲號之至六月二十七日
上

是時前疏未下故復有此

瀝血鳴冤疏

奏為瀝血鳴冤懇祈　聖明早賜裁斷以昭至公事臣忝歷掞路荏苒歲年碌碌庸庸無所軒輊惟此清修一念盟之天地鬼神誓不敢秋毫污玷叩累清時也乃被南京科道孫居相陳嘉訓以贓衊臣臣是以痛死復蘇兩次臣求間乞罷已非一朝若得由此廢黜正愜本懷何必更與辯論顧思立身報國惟此名節二字數十年硜硜砥礪而以無影虛詞一筆掃盡今天下萬

世謂　皇上在御而容最無恥之臣久尸容勿其于　聖德聖政關係豈渺小一息尚存實不能含忍入地矣　九廟神靈昭鑒不爽　皇上英明照燭纖悉百官萬民决非盡昧本心公論具在要見語從何來事從何起賄遺過送有何實跡必宜廣加訪勘明結案獄若臣兩踪之中有半字涉虗情愿寸斬以謝天下輔臣榮辱原取　聖裁斥逐誅夷惡惟上命及臣未死猶可早正國法以申永戒倘未必真亦當一為昭雪

豈可使臣抱寃蓄憤爲明時厲鬼乎況言官本有風聞之寛臣則急望覆盆之照　皇上萬幾雖煩不宜久稽此事也伏乞　俯垂鑒察將孫居相陳嘉訓及臣二疏亟賜檢發明布在廷大彰乾斷以昭法紀以白臣寃誣臣不勝束身負鑽憂惶戰慄之至三七日月上十

得旨回籍謝恩疏

奏為謝恩事臣因老病不職致人釁誣奉 聖
旨卿輔朕多年持廉奉公任怨任勞贊襄籌畫
朕所鑒知公論亦自難泯何須以人言求勘卿
求去之疏至八十上朕心惻然情詞愈懇何忍
勉留准給假回籍調理以明卿昭雪志意著差
官護送馳驛去仍賜路費銀一百兩紵絲六表
裏卿宜善攝痊可之日撫按具奏召用該部知
道欽此臣喘息聞命悲喜並集即于私家恭設

香案扶掖望闕叩謝外伏念臣僅有朴忠毫無裨補心力空盡齮齕滋多　聖恩每賜以保全造物愈增其憂患是以束身竢罪瀝血懇祈跡自厭其頻煩意已擬夫碎裂猶蒙慈視特允養一痾寵以絲綸溫渥之褒加以金幣焜煌之錫復遣官而將護兼給傳以安行是　皇上至恩不惟出臣于死中猶欲比臣于人數天地不足以喻覆載父母不足以喻生成臣所以涕泗橫流而不能自禁頂踵擬報而猶嫌其淺者也尚能

視息率群動以　謳歌如即溘捐揩他生之銜結
臣不勝感戴之至緣臣病未痊可不能詣闕謹
具本奏謝以聞七月十六日上

南京吏科陳嘉訓一本奏

聖旨元輔贊政多年平播驅倭勛勤籌畫茂著勛
勞陳嘉訓這廝掇拾孫居相之唾語朋謀汗衊大
臣好生奸比可惡本當拿究處治姑着降三級調
外任用不許朦朧推陞若再有以無影虛詞淆亂
國是的重治不饒該部知道

南京福建道御史孫居相一本奉

聖旨元輔賛政多年平播驅倭勛勦籌畫茂著勛勞孫居相這廝雖以言職論事不思存惜國體何乃誣衊大臣至此以致辭辨不休好生逞臆狂肆本當重處姑且罰俸一年再若有以無影虛詞淆亂國是的重治不宥該部知道 七月十七日發

俱御筆親批

原缺

宜久虛臣願 皇上亟補大僚之缺于廷推中選

選才望者而亟點用之國事幸甚科道為朝廷

耳目糾察官邪振起事功不可少也今缺人太

多臺中尤甚内外差用極其不敷而行取諸臣

則經年待命空積于不用之地非設官分職之

意臣願 皇上下考選之旨以濟急差以廣耳

目國事幸甚昔人謂使功不如使過為懲創深

則德慧進也今註誤諸臣一經遷謫永無陞敘

錮人于 聖世惜才之謂何臣願 皇上起諸

瘝滯慎加甄別而責之以後功國事幸甚獄罪

民命所關一有寃濫能傷天地之和今逮繫流

放之人推情議法不無可原冠蓋章縫尤足憐

憫臣願　皇上廣泣罪之仁熱審朝審及天下

俾理等疏察其矜疑而開釋之俾囹圄空虛國

事幸甚京師密邇胡虜外患切膚近年所恃區

區市賞耳今虜王病三娘子老耽耽其視而樞

庭少人户曹無餉一有緩急以何支吾臣願

皇上念邊事之重多補樞臣并勅計臣治餉邊

臣治兵輦國家之門戶國事幸甚民爲邦本本
固邦寧今礦稅已撤而稅猶未停夫天下財力
止有此數盈于稅課則縮于正供無怪乎敲朴
日繁而蕭條日甚凛凛乎有群起爲盜之憂也
臣願　皇上軫小民之窮召還中使而以理財
之計一責之戶部國事幸甚王道本乎人情
聖王必加體念今差滿多時而不得代白首郎
署而不得遷羈旅都門而不得補謫徙邊徼而
不得還困頓拂鬱人情何堪臣願　皇上體群

下之情感與怨適毋令菀結愁憤以干和氣國
事幸甚語有之多藏者厚亡聚財既多罕能善
散今內帑之積充滿衍溢聞之四方非為美談
播之虜中尤滋隱患虜性貪鄙能無生心臣願
皇上時發內帑或餉邊或助工或備賑使天下
聞散財之名而絕覬覦之心國事幸甚國家初
造燕京永樂辛丑三殿成而輒災因循勿議直
至正統辛酉歷四十年而始成營造之難如此
今水衡無錢諸帑交匱畿輔內外無復中人家

産可供舖商之役號泣流徙誰與守國臣願停
殿門之工寛展歳時俟財充力贍而後圖之國
事幸甚至于經筵日講諷詠詩書穆清閒暇可
以怡 聖情聞見弘多可以恢 聖智 皇上
宜增補講官以資啟沃其 皇太子福王睿齡
正茂尤宜及時進修瑞王今亦長成可以及時
出閣玉雖精粹功在琢磨書曰念終始典于學
一日學則有一日之益此尤臣切望于今者也
臣荷高厚之恩子子孫孫無能為報惟 皇上

采臣餘忠則紀綱復張政事復舉天意可回人

心可收疆場永固宗社永安臣雖去國猶賢于

留臣言止矣自今日以往殘喘苟延歌帝力

于耕鑿隆恩未報祝聖壽于華嵩臨疏哽咽

不知所云